



小年刷烟囱

□刘雄仪

“二三玩、二四笊、二五剪布、二六扫车路、二七杀猪豚……”这几句闽南童谣，是老一辈人过腊月常提起的年份“口诀”。意思是说腊月二十三这天，可以暂且放下活计，出门走走看看。到了腊月二十四，也就是小年，家家户户要进行一场彻底的大扫除，本地人也称作“笊尘”。之后的腊月二十五和二十六，要买布匹给家人做新年衣服，再把门前的路扫干净。等到腊月二十七，就可以把家里养的肥猪宰杀，以备过年所需。

这些过年前要做的事中，“笊尘”算是尤为重要的一件。过去每到小年这天，老家人都会忙着打扫屋子。不只是简单地擦桌，而是把屋子里里外外，都收拾得一尘不染。不仅得拆洗被褥蚊帐、擦拭橱柜桌椅、清洗门窗台阶，还要打扫柴火灶和烟囱。这当中最费时费力的，便是刷烟囱。

过去乡下人家的烟囱通烟时间长，往往一年过去，管内便积下厚厚一层黑烟灰。烟灰积多了，不仅阻碍烟气通畅，也会影响柴火充分燃烧，火苗经常倒灌回灶膛，既浪费柴火，又容易让黑烟飘进屋里。

一旦黑烟久滞，锅碗瓢盆外壁还会附着一层黑灰，导热变慢，做饭烧水都更费时间。因此，每到小年“笊尘”，清扫烟囱就成了一件马虎不得的大事。

闽南农村房屋的烟囱，通常分为三种，一种是在灶台排烟口对着的墙壁上挖一个洞，再接上两节陶管将烟引出去。另一种是用陶管一节套一节，直通屋顶高处。还有一种更为讲究，是在墙壁内部砌出凹管状通道，外壁再覆以瓦片封实，一路连通屋顶高处排气。因为烟囱位置、高度与结构各不相同，清扫起来都不易，并非随便捆些稻草、竹枝就能应付。

不过老人家打扫烟囱，自有一套方法。有些人会割一把带叶的赤楠枝条，将它们捆扎结实做成刷头。接着把它系在长竹竿的一头，再在竹竿另一端坠一块小石头增加自重，由此就做成一根像长鱼竿的“烟囱刷”。赤楠枝条软硬适中，清扫烟管时既能刷掉烟灰，又不易破裂陶管或撞坏管内烟道。打扫时，人只需握着长竹竿，在烟囱口上下提放、反复抽拉，很快就能将积年的黑灰刷干净。不过有时会有状况发生，比如刷子卡在烟囱管道中，人就要站在烟囱口，身子微微探进去，再用力把卡住的刷子拔出来。力道还不能太大，一旦刷子甩出去，可能会捅裂烟道。

更麻烦的是打扫灶台与烟囱衔接的拐角处，竹竿伸不进去，只能用手拿刷子直接刷。因此每次打扫完烟囱，人都会变得灰头土脸，脸和手用肥皂都洗不干净。因为刷烟囱又脏又累，过去这活在兄弟姐妹间常常你推我让，谁都不愿主动接手。到最后只好用抓阄来决定，谁抽中了，便得硬着头皮上。

等烟囱打扫干净，烟能通畅排出，再把全屋打扫干净，被子晒得蓬松，桌椅擦得发亮，才算真正完成小年的“笊尘”仪式。旧尘一扫，新岁将至，在闽南人的心里，这不仅是打扫屋子，更是扫去一年烦恼，祈愿来年顺遂平安、家宅兴旺。

如今生活越来越好，抽油烟机已经“走”进寻常人家，乡间老屋的烟囱腾起的袅袅炊烟，也渐渐成难得一见的风景。就像在我老家，现在很少有人长年累月地守着柴火灶烧水做饭，容易积灰的烟道都闲置了，过去腊月里清扫烟囱的习俗，也变成了老一辈人回忆里的一件旧事。



古人如何过小年

- 掸尘秽**：因为“尘”与“陈”谐音，扫尘有“除陈布新”的含义，古人在小年这天要“赶尘”，也就是大扫除，寓意除掉过去的晦气，迎接吉祥的新年。
出处：苏辙《上元观灯》：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——北宋·王安石《书湖阴先生壁》
- 祭灶神**：古人过小年，会准备酒食、供奉糖瓜，祈求灶君上天言好事，祈愿来年平安顺利。
出处：古语《十二月二十四，灶君朝天欲言事》。——南宋·范成大《祭灶词》
- 剪窗花**：在古代，剪贴窗花是小年的重要活动之一，古人会在窗户贴上各种剪纸窗花，图案多为动植物，寓意迎新纳福。
出处：钱金作《胜胜词》：“剪彩为人起晋风。”——唐·李商隐《人日即事》



年宵花俏

□吕若琦

临近春节，街角的花市愈加热闹。不是那种规规矩矩的陈列，而是搭着临时的塑料棚，竹竿架起的摊位上，各色花草挤挤挨挨。摊主是一对老夫妻，年年都在这里卖年宵花，竹筐上还留着去年贴的红福字残角，一见到熟客就热情招呼：“来啦？今年的蝴蝶兰开得旺，剑兰也精神，快挑挑！”

这个时节盛开的花，好似把喜庆劲儿都攒足了。最惹眼的朱砂红的大花蕙兰，它的花穗高高翘起，一串花苞从下到上依次绽放，犹如缀满了小灯笼，风一吹，花瓣轻轻晃动，连带着空气里都飘着甜香。一旁的蝴蝶兰显得清雅些，叶片肥厚油亮，如同抹了蜡，花朵好似一只只停在枝头的蝴蝶，翅膀还带着几分颤巍巍的灵动。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，踮着脚够最边上那盆浅紫色蝴蝶兰，小手轻轻碰了碰花苞，又赶紧缩回去，那样子好像怕惊飞“蝴蝶”。

一旁的金橘树栽在红陶盆里，枝头挂满小小的金果，犹如撒了一把碎金子。摊主细心地在枝头系了红绸带，时而风吹过，红绸飘曳，金果摇晃，喜庆得很。还有养在清水瓷盆里的水仙，球茎胖乎乎的，已经冒出不少嫩绿的芽叶，看着就清爽。听摊主介绍说：“已经长出花苞的水仙要养在阴凉处，等过年正好开花，又香又俊，还不用费心照料。”一位买水仙的顾客接过话茬，说过年在家摆一盆开花的水仙，图的是“岁岁平安”的好兆头。

花市的角落，堆着一捆捆银柳和蜡梅。银柳的枝条细长，上面布满毛茸茸的花苞，有红有黄，看起来就像一串串小绒球，摸起来十分柔软。听说银柳谐音“银留”，过年插在花瓶里，还寓意着“留住财气”。我挑了一把带着红绒球的银柳，它们的枝条柔韧，握在手里还有点沉。一转头，目光又被旁边盛开的蜡梅吸引了，几朵淡黄色的小花藏在叶片间，不怎么起眼，却能闻到一股清冽的香。有位老先生正在仔细地看蜡梅的花瓣，嘴里还念叨着：“要挑花瓣厚实、香气纯的，这样的蜡梅开得久。”

我提着挑好的蝴蝶兰和银柳往回走，花盆上的红绸带随着脚步轻轻摆动。路过小区附近的水果店，店主正把一盒草莓摆上货架，与我手里的年宵花相映成趣。原来年味从来不是单一的，它既藏在热气腾腾的食物中，也藏在红彤彤的春联里，还藏在这一盆盆倍倍生生的年宵花里。

到家后，我把银柳插进透明的玻璃花瓶中，再往瓶里放几颗鹅卵石固定枝条，像红绒球的花苞在清水的映衬下，愈发鲜亮。蝴蝶兰摆在客厅的茶几上，浅紫色的花瓣像蝴蝶停驻，片片绿叶透着勃勃生机。侍弄完花，我坐在沙发上，看着一室的鲜活，忽然觉得过年的脚步更近了。又想起小时候，过年时母亲也会在窗台摆一盆水仙，或是把几枝银柳插在老式的瓷瓶里，每天还要按时为它们换水，照料得十分仔细。等到大年初一，水仙正好开花，淡淡的花香弥漫整个屋子，银柳的花苞也悄悄绽开，露出细细的花蕊。那时候不懂什么寓意，只觉得这些花好看又好闻，看着它们绽放，就知道要过年了。

再过几日，家人们又将团聚在一起，围着热气腾腾的年夜饭，说说笑笑，守岁迎新。这一盆盆倍倍生生的年宵花，也会静静立在一旁，带着蓬勃鲜活的生命力，悄悄诉说新一年的希望与盼头，陪着我们一起静待春归。



歌仔戏唱年兜

□王丹

一回到永春老家，感觉年味更浓了，老厝檐下挂着红灯笼，迎面的风也带着一股熟悉的甜糯香。路过大埕时，看见几辆厢式货车停在一边，几位叔伯从车上搬下来一堆架子和道具。我好奇上前打听，才知道今年过小年，村里请了歌仔戏班，要唱上三天。

说起歌仔戏，可真是“大人团仔拢总爱”。早年间，电话还未普及到家家户户，但每个村里请了戏班的信息，都像长了翅膀似的顺着蜿蜒的村路、沿着纵横的田埂快速传开。往往不出一个时辰，村里无论男女老少，都会闻讯赶来大埕抢座看戏。那时戏班一到，埕上很快搭起戏台，布置很简单，只有一个架起的棚子，上面挂上红幕，再安上几盏舞台灯。与戏台相连的是后台，开场前那里不仅挤满了化妆的演

员，还有一群跑来凑热闹的孩子。我以前也曾溜到后台一探究竟，放眼望去，架上挂的是五颜六色的戏服，地上放着一堆缀着珠花、绒球和丝线的头饰。女演员们通常坐成一排，对镜梳妆，眉毛画得像柳叶，涂白的脸上还要抹两团醒目的腮红。男演员们有的把鼻尖涂成白色，有的把脸抹成大红色，还有的人在嘴边画两道向上翘的胡须，甚是有趣。

“要开场咯，斗阵来去看戏。”邻居阿婆每次出门看戏，路过我家门口都不忘喊一声。阿婆听到后定是立马放下手里的活，一手往衣兜里揣一把咸水花生，一手拎起矮脚椅，然后招呼我跟上，一起赶去大埕抢位置。开戏前，伴奏师傅会在台下调试乐器，村里人则七嘴八舌地聊着爱听的戏文、唱得好的角儿。一些从隔壁村

赶来的人没地方坐，就站在后面，踮着脚，往戏台上瞧。有时来听戏的人太多，连戏台两边都挤得满满当当。

随着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响起，歌仔戏也拉开了帷幕，台下的人不再交谈，纷纷将目光移到台上。锣鼓齐鸣，月琴相和，只见几位扮相清丽的女角端着贺礼、捧着寿桃步出场，婉转的唱腔在埕上飘开：“牡丹竟放舞春风，张灯结彩喜满堂。”紧接着，寿星杨爷爷头戴官帽，长髯垂腰，沧桑的嗓音里带着几分欣喜：“老夫寿诞喜满怀。”一旁的夫人则头冠华丽，穿红戴金，接唱道：“不由老身笑颜开。”这是每次固定上演的剧目《五女拜寿》，但无论看多少次，台下的乡亲们乐在其中，尤其是像阿婆这样的老戏迷，还会忍不住跟着曲调哼唱起来。

有时孩子们坐不住了，就偷偷跑去戏台外侧，那里聚集着不少摊贩，卖

的东西五花八门，有麦芽糖、花生糖，也有收糕人或蜂蜜水。有零用钱的孩子，这时会掏钱买些零嘴来解馋。我儿时最常买的是麦芽糖，边吃边看戏，嘴里甜滋滋的，也不觉得唧唧呀呀的唱词晦涩难懂了。

每次大戏台散场，家里又会出现一个“小戏台”。腊月里和长辈们一起回来过节的表弟、堂姐，只要和我凑在一起，就被被单披在身上当戏服，然后拿水彩笔画脸谱，接着跳上床，把它当作戏台，一群人翘起兰花指，唱着瞎编的戏词。这个唱戏的游戏，我们可以一直玩到正月，乐此不疲。那逗趣的样子经常惹得大人们捧腹大笑，屋子里总是欢笑声不断。

时光飞逝，究竟有多久没看过歌仔戏，我已经记不清了。难得又碰上，我愈加盼着眼前的戏台快点搭好，三天的歌仔戏，三天的锣鼓喧天，正好伴着村里人把春联贴好，把甜糕蒸透，也将年味烘托得越来越醇厚。

萝卜糕飘香

□苒夏溪

做萝卜糕是家乡过年的传统习俗，因“糕”和“高”同音，吃萝卜糕也寓意“步步高升”。小年过后，不少人家都会着手做萝卜糕。

前几天，和母亲打电话，听她说已经准备好食材，等我回去就可以做萝卜糕了。我听后立马回答：“总惦记您做的萝卜糕，外面卖的都比不上。”母亲乐呵呵地自夸起来：“可不是嘛，我做的可是真材实料，味道当然好。”

赶在小年前回到家，隔天一大早起，我看见母亲端着一盆糯米准备出门，因为提前用井水浸泡一夜，盆里的糯米变得沉甸甸的。我赶紧跟上，陪母亲一起把盆带到附近的磨坊，没想到日头还没完全升起，磨坊里已经人声鼎沸。大家一边排队等磨粉，一边闲话家常，说话声伴着机器发出的轰隆隆声，仿佛奏响一曲迎接新年的乐章。

把磨好的糯米粉带回家，就见父亲蹲在厨房门口，仔细挑选刚采摘的萝卜。

他总说萝卜要拿在手里掂一掂，重一点的说明水分多，做出来的萝卜糕才好吃。“这季的萝卜分量不轻，水分肯定足。”父亲满意地挑出几颗萝卜，先拿剪刀剪去上面的根须，将它们洗净削皮，又用刨刀把萝卜刨成丝。接着他把萝卜丝放进盆里，再撒一把盐腌制，说这样做可以去除萝卜的苦涩味，吃起来更甜。

父亲忙完这些活后，便轮到母亲这位“大厨”上场了。只见她把腌制的萝卜丝滤干水分，再加清水与糯米粉一起搅拌均匀成浆，随后还添了一把炒香的虾米，在瓷盘上刷一层花生油，母亲拿勺子舀了一些米浆平铺上去，接着把盘子放进锅里隔水蒸，直至米浆凝固成半透明的果冻质地，萝卜糕就算做好了。蒸的时间和火候，母亲一向把握得很好，听她说如果蒸的时间太短，容易变得软趴趴。而蒸的时间过长，变得黏牙，口感也不好。

蒸好的萝卜糕，晾凉就可以食用了。

不过我更喜欢吃煎过的萝卜糕，这个做法不难，只需热锅下油，放入切成块的萝卜糕，煎至表面变成金黄色即可。记得以前有次母亲煎萝卜糕，遇到邻居上门便让我帮忙看火，心急的我不停往灶膛里塞柴火，谁知火烧得太旺，萝卜糕也被煎糊了。母亲回来看见了哭笑不得，无奈跟我说：“得小火慢慢煎才行。”吸取教训，后来再煎萝卜糕，我都格外留心火候，生怕一不小心又煎焦了。

刚煎好的萝卜糕外脆里嫩，散发着诱人的香气，母亲每次将它们盛在盘里，喊我来吃时，还不忘说一句：“吃了萝卜糕，明年日子肯定‘节节高’。”不过比起听吉祥话，我更不想错过美味，赶紧夹起一块就往嘴里塞，软糯的米糕混合鲜甜的虾米、爽脆的萝卜丝一起入口，多重滋味刺激着味蕾，让人倍感幸福。

每逢年节做萝卜糕，母亲都会送些给厝边头尾尝尝。今年也不例外，又一锅萝卜糕蒸好，母亲便催我给老邻居送去。



(CFP图)

邻居们每回也要回赠一些自制的糕点，有时是香甜的龟粿、碗糕，有时是刚炸好的寸枣或麻花。大家分享各家的点心，邻里间的情谊，也在这一来一往中变得更深了。

一盘萝卜糕，是家里每年迎新春的不变味道。这道看似普通的年货，从备料、磨粉、蒸制到煎香，藏着父母的用心，裹着家乡的烟火气，也装着邻里间的温情。一口软糯香甜，是年味，是乡愁，也是团圆的滋味。

过年做新衣

□杨布泽

闽南有句俗语：“做衫做裤做年兜。”过年要添置新衣，但以前家里不宽裕，孩子又多，一到年关，买来的几尺布不够用，母亲总得想方设法，为一家老小准备合身的新衣裤。

那时，母亲通常采用的是“旧衣改造法”。比如将大人的旧外套裁成小马甲，或是把两件不同颜色的旧衣拼成一件“撞色”外套，又或是将大人肥大的长裤改成孩子爱穿的背带裤。

我还记得兄长有一件当年看起来非常时髦的外套，就是家里亲戚从香港带来的成人款改的。因为父亲穿了好几年，那件旧外套上早已布满“伤痕”，衣袖手肘的位置线头都开裂了。母亲琢磨了一阵，找来几块同色系的新布，将它们修剪成圆形，再用同颜色的线进行“锁边”，最后再将布料缝在外套破损的地方。旧外套焕然一新，还是独一无二正正的款式，兄长试穿后爱不释手。那年正月天天穿着出门拜年，回来还舍不得脱下。

过去腊月过半，只要是晴朗的好天气，母亲都会坐在天井里做衣服。除了改旧衣，她还会把出现虫蛀小洞、袖口磨损或已经脱线的旧毛衣凑在一起，然后把它们逐一拆解，再将毛线一圈圈缠绕在竹椅的靠背上。有时绕着绕着毛线断了，她还要先停下来打个结，以防缠好的毛线松开，前功尽弃。

等旧毛衣都拆完了，母亲才小心翼翼地靠背上取下毛线，原本绷直的毛线也立刻像波纹面饼一起卷曲起来。接着，她会吧毛线捆成团，再扔进装着水的大铁锅中。等锅里的水烧开后沸腾一会儿，母亲又拿来铁钩子，把毛线捞出来，再挂到天井里的竹竿上晾晒。等晒干后，再挂到水井里的竹竿上晾晒。跟新买的也差不多。

之后母亲会招呼我们这些孩子来帮忙，就是把毛线缠成一个毛线球。等忙完了除尘，母亲有时间了，便会拿出毛衣针开始打毛衣。她的手艺不算好，只会平

针织法，也不懂得织漂亮的图案，不过每次织出的毛衣都有“新意”，或粗或细的横条纹堆叠起来，反倒显得别致，我们还戏称它们是“彩色斑马衣”。

正月里，孩子们换上合身的新衣服，准备跟着父亲出门拜年时，母亲还要念叨一句俗语：“马好靠鞍，人好靠衫。”说的是虽然穿的衣服不算好，但只要孩子们以后有真本事，可以靠自己的努力，让生活变得更好，也能买更称心的衣服穿。母亲的话，我一直记在心里，如今已年过半百，我依旧保留着过年添新衣、穿新衣的习惯，有时也会学着母亲的样子，跟儿孙们提起那句“马好靠鞍，人好靠衫”，告诉他们有真本事，才是能穿一辈子的“好衣裳”。

现在生活条件变好了，早已不用再拆旧衣、拼布料做新衣，可每逢年关，我仍会想起当年天井里母亲缝衣、绕线、烫毛线的模样，想起那些旧衣改出的新衣和她句句朴实的叮嘱。

征稿启事

闽南乡音中，一声“厝边”道尽邻里间的脉脉温情，而过年时弥漫在“厝边头尾”的浓浓烟火气，则是最动人的年味。

儿时，年味是翘首期盼的欢喜；长大后，年味是魂牵梦绕的乡愁。年的滋味，藏在每个人心中，各有温度，各有故事。辞旧迎新之际，《清源》副刊开辟“厝边年味”专栏，邀您漫步市井街巷，感受置办年货的热闹，聆听团圆饭桌的家常，品味民俗风情的韵味……在氤氲的年味里，诚邀您共忆时光，共话年俗，共叙乡情，共迎新岁。

投稿邮箱：qingyuan@qzwb.com (请注明“厝边年味”征文)
投稿热线：0595-22500062
截稿日期：3月3日